



象山先生全集





象山集三

十六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影印明  
嘉靖刊本元書板心  
高營造尺六寸八分  
寬四寸五分

象山先生全集叙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  
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  
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  
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  
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  
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



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  
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  
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  
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  
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  
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

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  
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  
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  
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  
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  
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  
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  
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



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  
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  
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  
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  
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  
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  
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  
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

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  
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  
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  
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  
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  
倡羣和剿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  
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  
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



象山全集序  
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  
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  
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  
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  
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鑒之美惡入口  
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  
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  
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  
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  
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  
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  
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



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此之謂  
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  
道為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邈而不知其近求  
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  
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  
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干  
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  
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

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  
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  
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  
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  
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爕識先生於行都親博  
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  
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  
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與先生之歿餘二



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  
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  
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為刊于倉  
司流布寢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  
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  
以為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  
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為象山先  
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  
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家嗣持  
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為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  
命簡為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  
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  
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  
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  
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  
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  
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  
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  
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為學  
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  
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開禧元年夏六  
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  
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  
之以為奇俗學即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  
之以為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  
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  
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  
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



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為之文於是乎有哭擗衰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

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為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玄遠空寂為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真偽而聖學在是矣其



於致力之功雖為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為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為禪然則為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為心予惡夫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

士類乃改刻焉而命沐為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証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已

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前奉

勅提督江廣兩省學政刑部郎臨海後學



王宗沐撰

嘉靖癸丑三月宗沐既刻朱子大全私抄而稍論次朱陸二氏異同之大畧以附於書間以請於兩廣巡按侍御王公曰朱書備矣陸氏書粵之士有終身不及見者其圖並存之已而廣西巡按侍御陳公始至以請曰並刻以示二三子吾道之幸也其亟圖之宗沐乃更錄象山先生書文語錄論學者釐為六卷冠以慈湖陽明二先生之序刻焉既成進粵之士而告之曰二先生任道開來之功傳四百年于茲其微言與旨固已具於二書苟能玩

味而深繹之而不惟習見則其旨歸之所在者可釋然而無疑矣夫原於天地以立極而通於古今以常行者道之致一而不可容或貳也負有偏重而見有早晚當會其未備而銷其未融者學之相成而不可獨執也二先生偶以其一時之見相與校訂是亦不過朋友切磋之心而後世遂分別之攘斥之使不得並係於孔氏之徒焉則夫乃采聲遺實而責之太深矣乎故自今言之以彌綸宇宙為已分而以繼往開來為立心以沉迷訓詁為支離而以辨別義利為關鑰本之於收放心以開其



端極之於充四端以致其力由於盡心知性而達於禮樂政刑此象山先生之學之大也備觀先生之書而更合之於朱子得其所以同辨其所以異則知道無不合而言各有指然後指之為俗與禪者皆可得而論其槩矣昔者子貢以孔子為多學而識而孔子教之曰非也子一以貫之比其患言之多也則他日又曰子欲無言聞見為知之次者皆孔子之家法也至於禪學之旨其自私為己與絕人倫類以求免生死誠為異端固聖世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但其所以為教固以為實際理地

不染一塵而佛事門中不舍一法心含萬象徧周法界融會精粗而至於十地五乘四教三藏傳述之多亦未嘗專以着空為修證者也夫陸子之所指以示人者既為孔子之所嘗是而世之所以怒陸子而夷之為空者又釋氏之所本非然則陸子之學謂其立論容有未瑩則可而遽埒之於禪是何異誣獄者不見兩造不求情實而但以前人之判其牘也而遂斷焉夫庸無有枉濫於其間乎顧二先生之所以致是者起於無極二字之辨夫二字之輕重未足以係斯道之絕續也若以為果道



之所在而不可不辨則孔子之書如首章時習二字其所當講雖汗牛充棟猶未可了而無極二字不明胡不且置而遽若是紛紛乎此則二先生早年未定之事而陸子不執文字之教於此亦稍自背馳而愚猶憾其執之不固也而論者乃更以為禪乎嗟夫道非朱陸之所得專即今而爭焉而斥焉於二先生無加損也而獨怪夫學絕道喪門戶之多而黨伐之衆則言多而道益晦此任道之士所為懼而不敢安也六經之作本以明道然聖人於易則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曰臣弑君子

弑父孔子懼作春秋然則易與春秋固以憂患與亂賊爾苟無是焉易春秋不作也後之有言者其果有不得已焉者乎而後之求之文字者其果皆得夫作者之意乎訓詁馳騁之煩辯說爭競之衆誠可哀痛而先覺之士亦嘗有起而闢之而卒不能有所撲息者何哉蓋其所以為此者有本有源本源之地未能拔而塞之則朱陸之旨雖明而其沿習沉痾之蔽未能或破宜其流之靡而莫或救也愚請得借禪以明之瞿曇之宗其始以生死禍福之說濟其必行是以習聞其說者皆抱必得之



志而來雖狂夫悍卒皆能舍其舊而從於寂寞孤  
苦之鄉甚或面壁投崖刎身燃指而不悔者其志  
誠切而其事誠專也而尚安暇於言乎雖其事誠  
戾於聖教而在其宗門則固為忠信篤敬之徒矣  
後世之言學者初本非有求為聖賢之志因循前  
却與習相成甚或姑以是而息其馳驟之倦則其  
心以為詞說之不博而記聞之不多則其言不行  
而其上焉者始畢其力於訓註涉獵以求為功果  
朝移暮易而於所謂痛切身心者宜其番有所遺  
而不及矣此則立志之過也為佛者其說誠冥莫

迂遠而其為事則未嘗苟也付法傳衣登壇說法  
號稱具眼以續其師者必其真證而自得焉而猶  
或不敢當也後世之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  
說則固有窺之未精而見之未定者固已遂為人  
人之所傳矣雖其或旋覺於未妥甚或自悔於晚  
年而其書遂行已不可改則其言之多也雖其本  
意尚有未慊而况槩之於聖人之道乎此則立言  
之過也夫佛者屏除翳障獨懼有我增慢之病比  
於貪淫而強附宗言謂之毀謗其於執著是已之  
戒若是乎其嚴也今學者之論誠有智者之失矣



苦之鄉甚或面壁投崖刎身燃指而不悔者其志誠切而其事誠專也而尚安暇於言乎雖其事誠戾於聖教而在其宗門則固為忠信篤敬之徒矣後世之言學者初本非有求為聖賢之志因循前却與習相成甚或姑以是而息其馳驟之倦則其心以為詞說之不博而記聞之不多則其言不行而其上焉者始畢其力於訓註涉獵以求為功果朝移暮易而於所謂痛切身心者宜其番有所遺而不及矣此則立志之過也為佛者其說誠冥莫

迂遠而其為事則未嘗苟也付法傳衣登壇說法號稱具眼以續其師者必其真證而自得焉而猶或不敢當也後世之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說則固有窺之未精而見之未定者固已遂為人之所傳矣雖其或旋覺於未妄甚或自悔於晚年而其書遂行已不可改則其言之多也雖其本意尚有未慊而况槩之於聖人之道乎此則立言之過也夫佛者屏除翳障獨懼有我增慢之病比於貪淫而強附宗言謂之毀謗其於執着是已之戒若是乎其嚴也今學者之論誠有智者之失矣



有愚者之得矣苟其言之是而足以相濟也則苟  
堯鄙夫固當兼取以從於是而乃有勝心焉或原  
以偏倚而執之堅或耻於相屈而必其勝甚或分  
門異戶又從而藩籬焉則亦無怪乎其言之多而  
說之激矣此則勝心之過也凡是三者相因為病  
所謂本原沉錮纏綿雖有特出之才一入其中足  
起足陷未能自拔則文字訓解縱其燁然譬之古  
人畫蛇添足而今更為之鱗爪也粉飾彌工去真  
彌遠凡若是者質之於禪曾有不若此孟子所謂  
五穀不如莠稗而孔子思欲居九夷也道之不明

非吾黨之過而誰執其咎乎沐之庸下學不知方  
以嘗讀二先生之書而反思焉於其離合異同之  
際稍得一二而因以知言之多者則道轉晦故今  
與二三子之所從事者必其有求為聖賢之志而  
又有取善於人之心務礪其粗務濬其壅必不得  
已而後言焉言以鳴道而非以闢靡也必有所主  
而後求之文字焉文字以證其精而非以執泥也  
而凡其畔援之說舉不得入於其中則又之必有  
含箴濟岸之日而二先生之學庶乎可續其緒矣  
此則二公任道嘉惠之志粵之士其知所以敬承



之乎陳公諱善治蜀之巴縣人王公諱紹元楚之  
金谿人嘉靖癸丑十二月吉臨海後學王宗沐謹  
識

象山先生文集序

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與曾宅之

與胡季隨二

與趙監一

與鄧文範三

與姪孫濬

與李省幹二

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二

與朱元晦三



與吳顯仲二

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虞

與劉深父

與張輔之三

與曹挺之三

與曹立之二

與黃日新

與黃元吉

與喬得占

與諸葛受之

卷之四

書

與李德遠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權郡

得解見通判

與諸葛誠之二

與王德修

與劉淳叟二

與趙宰

與胡達材二

與潘文叔

與彭世昌

與魯敬之

與符舜功三

與符復仲

與周廉夫

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與呂子約

與戴少望

與舒西美

與高應朝

與楊敬仲

與項平父

與舒元賓

與徐子誼二

與趙子直

與辛幼安

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二

與傅子淵三

與傅聖謨二

與包詳道七

卷之七

書

與包顯道二

與包敏道四

與吳伯顥

與吳仲時

與吳叔有

與勾熙載

與彭子壽

與邵中孚

與顏子堅

與張季忠

與胥必先

與朱元晦

與吳仲良

與詹子南三

與陳倅二



與包顯道四

與周元忠

與蘇宰

與程帥

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與宋漕

與陳教授二

與趙推

與蘇宰

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二

與錢伯同二

與楊守三

與黃監

與林叔虎

與陳君舉

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二

與應仲寔

與張季海二

與張元鼎

與黃康年

與胡無相

與朱益叔

與路彥彬

與涂任伯

與董元錫

與倪濟甫

與黃彥文



與劉志南

與邵叔誼

與江德功

與曾宅之

與周元忠

與詹子南二

與吳顯仲

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道三

與吳子嗣八

與傅季魯

與陳宰二

與李宰二

與趙景昭

與王順伯二

與尤延之

與豐宅之

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四

與趙詠道四

與陳正已二

與張誠子

與張輔之

與饒壽公羽七

與倪九成

與張季悅二

與劉伯協二

與黃循中二

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與郭邦瑞

與李信仲

與潘文叔

與朱子淵三

與薛

與羅春伯

與鄭溥之

與馮傳之

與朱元晦二

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與包敏道二

與嚴泰伯三

與傅子淵

與羅章夫

與廖幼卿

與傅齊賢

與胥必先三

與蔡公辯

與張德清

與高應朝

與姪孫濬四

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二

與孫季和

與唐司法

與傅克明

與章茂獻

與羅春伯

與薛象先二

與朱子淵

與劉漕

與吳斗南



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五

與張元善二

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二

與豐叔賈

與鄧文範

與致政兄

與張伯信

與似清

與沈宰二

卷之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荆門到任謝表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宜章縣學記

荆公祠堂記

經德堂記

貴溪重脩縣學記

武陵縣學記

本齋記

臨川簿廳壁記

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送宜黃何尉序

送彭子壽序

送楊通老

贈吳叔有

贈俞文學

贈二趙

贈僧允懷一

贈魯友文

贈汪堅老

贈丁潤父

贈黃舜咨

贈汪彥常

贈陳晉卿

示象山學者

贈金谿砌街者

贈湯謨舉

贈陸唐卿

贈疎山益侍者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題翠雲寺壁

朱氏子更名字說

二張名字說

格矯齋說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記祚德廟始末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四

易數一張叔權書  
連叔廣書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學說

論語說

孟子說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史評二

雜說

卷之二十三

雜著

白鹿書院論語講義

大學春秋講義

荊門軍皇極講義

卷之二十四

雜著

策問十六

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聞鶯

鶯六言

晚春出箭溪二首

子規六言

蟬

贈化主

疎山道中

鵝湖和教授兄韻

挽石子重

挽張正應

和黃司業喜雪

游湖分韻得西字

和楊廷秀送行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象山全集目錄

送勾熙載赴浙西

題慧照寺

贈畫梅王文顯

簡朱榦叔諸友

書劉定夫詩軸

玉芝歌

卷之二十六

文

祭呂伯恭文

代致政祭姪樞之文

代教授祭神文

石灣祈雨文

謝雨文

荆門祈雨文

望壇謝雨文二

東山禱雨文

東山刑鵝禱雨文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卷之二十七

行狀

教授陸公行狀

宋故吳公行狀

卷之二十八

誌銘

黃氏墓誌銘

張公墓誌銘

陸公墓誌銘

黃公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葛致政墓誌銘

吳伯顯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卷之二十九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

解試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使民宜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來知以藏往

省試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卷之三十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智者術之原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劉晏知取予論

政之寬猛孰先論

常勝之道曰柔

卷之三十一

程文

制科

解試

料敵

解試

賑濟

解試

唐取民制兵建官

省試

德仁功利

省試

漢文武之治

省試



卷之三十二

拾遺

好學近乎智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毋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耻

思則得之

君子喻於義

求則得之

里仁為美

則以學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卷之三十三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正

續書何始於漢

策

文安謚議

孔焯撰

覆謚

丁端祖撰

象山先生行狀

楊簡述

卷之三十四

語錄

卷之三十五

語錄



卷之三十六

年譜

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附錄少湖徐先生學則辯

華亭少湖徐階著

學則辯

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  
為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為一事或引學問思辯篤  
行以為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  
庵象山兩夫子均之為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  
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為  
學故必認以為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  
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



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旣不免

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辯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闊畧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旣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脩身踐行旣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辯之之明辯之旣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



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為聖人之徒則又有  
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  
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為聖踐形  
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  
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  
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  
詆陸為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為  
俗也今日均之為聖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  
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  
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

夫之有在而為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  
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為道問  
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  
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為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  
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為專道問學  
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為專尊德性而其  
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  
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  
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



子之學同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  
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  
荆門州儒學正閩尤溪廖恕謹識

嘉靖己未秋九月吉日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  
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  
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  
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  
未足言也此大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  
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  
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



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  
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  
之正偽舉將不遜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  
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  
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  
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  
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二此之謂  
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  
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

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  
謂為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  
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  
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遜於曾子矣豈唯曾  
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  
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置之夫亦帝堯文王所  
不能遜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  
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



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  
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  
惑往聖話言徒為藩籬而為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  
虺蜴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  
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疵益  
贊助勝崇私重其狃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  
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  
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  
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

多於末溝瀆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  
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  
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  
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  
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  
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  
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  
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  
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



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曾宅之

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劔至止竟墮渺茫何耶其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想之之計以歸內外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霖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

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章太博問荅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徃徃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



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  
心其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  
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  
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  
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  
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  
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  
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  
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

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  
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  
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  
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  
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  
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  
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  
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  
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

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



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

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況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



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為智乎夫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

為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積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曰嚴祗敬六德又



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

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槩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邁往丙午之夏吳山廨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為喜以欸集為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孚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



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厪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為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為驗稽以為決哉

二

王文公祀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

多恠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嘆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有不同其為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勉氣質之美固絕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



僞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

前為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荅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己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况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鑒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



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與趙監

垂諭新工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

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徇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得哉鄧丞



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二

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于此矣有司不復掛之墻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勅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說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

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函丈而冗擾未能輒此薦其區區尊意以為何如幸有以教之

與鄧文範

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寬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



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  
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  
不啻飢渴豈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  
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為  
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  
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  
而無所至止綿蠻黃鳥止于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  
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  
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  
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為私意私說而反

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  
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  
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  
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  
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  
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  
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  
吾門矣聞秋試一中亦為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  
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可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  
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



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汙潔雖不同其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汙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啓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春晚當為一行也

二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畧庶幾或悟耳

與姪孫濬

夏耒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為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為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



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  
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  
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  
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  
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所植立成就可謂  
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  
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  
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  
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  
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

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  
念之不正而假竊傳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  
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  
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  
此有立然後能克已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  
也不然則凡為謙遜者亦徒為假竊緣飾而其實崇  
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變夸毗  
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為此等所  
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  
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為



可惜耳凡今所以為汝言者為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與李省幹

某試吏于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跂俟之平甫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為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為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

紙寓諸郵筒可也

二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濫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臯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



河自河徂毫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爾為麴蘖若作和羹爾為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  
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  
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  
厚猶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  
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  
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  
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  
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

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  
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  
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  
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  
平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  
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  
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為難能其言論足  
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  
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  
在此位况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母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期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象山先生全集卷二

書

與王順伯

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闊別之懷執別忽忽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渴飢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動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膏潤沾漑多矣敬仰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澆瀆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其實



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讓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為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槩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

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



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為教非為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為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

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為老成為持重為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為輕率



為狂妄為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  
所行者為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為  
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從儒學  
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徇  
流俗處莫不竊恠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  
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實徃  
徃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  
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  
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

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  
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  
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誰望

二

屬者僭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  
深不欲多言之語某切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  
非矣若在所當言則唯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  
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  
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  
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其得悉意承教庶是



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為主不專務論說所見  
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  
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  
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  
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為其學非也儒釋之辨  
某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  
辨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  
所持必欲已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  
爭辨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檐夫庸人不通文  
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髮髻潔緇而從吾游耶

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為名而已此  
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為名不好勝凡事皆公  
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  
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疑滯退縮之  
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  
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  
只成是自檐版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為兄之資稟  
質實強敏有餘宏大通遠則不足懼為平日所鄉所  
學所習之所攝持密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  
忘本之說以為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



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汙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闊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而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

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禪業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實為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



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為取舍未忘  
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為緒餘土苴  
唯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  
某嘗謂儒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  
百家為不及釋為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  
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  
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  
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  
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  
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彛倫蓋天下

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  
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為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  
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為深造者之輕  
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  
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自省發  
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  
編三絕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  
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  
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硜硜



擊磬者果為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  
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  
也某方吐胃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違願  
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為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  
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况在朋友彼此無他  
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  
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  
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  
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  
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其  
不可為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  
於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質不無可惜處適得張南軒  
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逼歲  
必歸宅上不知曾更有切磋否歲即除伏幾多為親  
壽以厚新祉

與朱元晦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



之劇不得嗣問候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  
何日對敷伏想大攄素蘊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  
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  
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  
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  
巨陵特起屹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  
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  
松怪石却畧偃蹇中為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  
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為階梯  
可泐以觀佳處與玉淵卧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

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  
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  
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  
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  
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鵲湖然猶鹵莽淺陋未  
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  
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  
惘徃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僭易  
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  
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於執



蠟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

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



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踈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

認太極別為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晚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賁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



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

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



紂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  
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覆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  
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  
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  
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  
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  
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  
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  
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  
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

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荅曰甲  
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  
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  
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  
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  
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  
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  
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  
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已之意甚固而



觀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  
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  
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  
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  
副兄所期為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  
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  
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  
政遠惟為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為

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還  
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  
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  
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  
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  
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儻可垂教否前書條  
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  
來書誨之諄復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  
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  
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



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

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



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逼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踈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踈即更脫灑磊落

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踈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摩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



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  
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  
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  
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  
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  
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  
直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  
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直體字上面加無  
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著直體字正是架屋下  
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

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  
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  
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  
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  
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  
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  
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  
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  
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  
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

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



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為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

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辨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為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辨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為飾說既以無形釋



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其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曰况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

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為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為形而謂不得為中以一陰一陽為器而謂不得為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為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



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嬌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

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况其母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自愛

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為慨嘆新天子即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諭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



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  
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  
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  
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  
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書之戒  
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  
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  
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  
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

教

與吳顯仲

屬承訪逮深見嗜學之誠顧荒繆無以塞盛意為別  
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為慰顯  
仲質朴甚可嘉為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  
有長進若能隨分窮究廢弛豈所患也又所依得賢  
主人不患無浸潤之益也凌遽占復莫既所懷惟勉  
學自愛

二

得書讀之其辭與鄉時書辭不相類儘平常妥帖無



象山全集卷之二  
甚病痛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  
不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甚繆戾也况朝夕得  
親炙黃丈又得與濟先相處不可謂乏師友也包顯  
道歸遣此為復莫究所欲言惟勉學自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第35338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2

1



|     |    |
|-----|----|
| 卷一  |    |
| 目錄  |    |
| 一   | 學問 |
| 二   | 文章 |
| 三   | 詩  |
| 四   | 書  |
| 五   | 論  |
| 六   | 記  |
| 七   | 序  |
| 八   | 碑  |
| 九   | 墓  |
| 十   | 銘  |
| 十一  | 祭  |
| 十二  | 文  |
| 十三  | 書  |
| 十四  | 論  |
| 十五  | 記  |
| 十六  | 序  |
| 十七  | 碑  |
| 十八  | 墓  |
| 十九  | 銘  |
| 二十  | 祭  |
| 二十一 | 文  |
| 二十二 | 書  |
| 二十三 | 論  |
| 二十四 | 記  |
| 二十五 | 序  |
| 二十六 | 碑  |
| 二十七 | 墓  |
| 二十八 | 銘  |
| 二十九 | 祭  |
| 三十  | 文  |



